

(日 要 日 本)

- △月刊室啓事
- △本刊布告
- △法學學會通告
- △北大攝影學會通告

五日上午十時  
七日上午十時  
九日下午三時半

各院註冊課並登日刊公布

事

一月六日

敬啓者：吾豫北大同學，散在九城，晤談匪易，茲擇於一月十日（禮拜日）下午五時，假西長安街忠信堂聚餐，籍資暢談，凡我豫籍北大已畢業同學，均祈屆時蒞臨，並請隨帶份金兩元，崇此露佈，諸希台鑒。

發啓人  
姚廷芳  
魏春芝  
張旭  
全啓  
六月  
日

單，有將鄧人姓名列入，概非本人簽字，特此聲明！

破手壞品，  
又說，前數日朱孟祥同學致該會，以是

日燬傷朱君者乃關紆君及我們兩人，并保存擊破之煤地一方以爲物証，而當時目擊人作證！石寶璠等二十餘人，皆簽名蓋章，又有一樣的人證，因爲我們有那樣的結果，而又那樣的反動者仁慈除，所以他們考慮的結果，以爲『革命』的要請學校開辦我們的學籍。殘酷『革命』的對校除，即要將先生開除。至少亦有十人以上，而是據開辦午校開辦的，非學生會自其成立以來，在裏面，即以辭職聞公佈過牠的名單，無從知道在這裏，我們未曾見牠公佈過牠的工作的人物是誰？然而他們所宣傳品似『革命』是推動『革命』的意見起見，於他們的發達，該宣傳品把我們列入所謂『反動份子』，什麼亦好，不管又要問：是我們破壞十一月三十一口的大會，我們要問：是日開會伊始，即呼號叫罵，不許別人發言者是誰？使會場空氣惡劣，致多數同學相率退席，會場不足法定人數的又是誰？我們僅以不敢代爲大多數同學決定關係重大事件而提出法定人數問題，因而退席，則承蒙裁誣，代施之勇氣則可，謂爲破壞會場，則承蒙裁誣，非所敢任。至關於來去群同學事，朱君負傷，我們除同情外無話可說，因爲維齊亦曾被入尋毆，我們的固定的罪名究竟是什麼，到現在還不曾知道。不過我們決心自入地獄，願風潮由我們犧牲而終止。所以雖然有些朋友說我們是一羣才，不能夠臉一紅，眉頭一緊的來幹一下，而我們却是甘心作那樣的『秀才』的。

朱同



